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著

# 卿本佳人

这万丈红尘里真心难觅，遍地是那爱而不得与身不由己，  
多难得才能有个人穷其一生，只为你如意。

温暖治愈小萌物 · 首部古言作品



YZLI0890108803

临风倜傥的腹黑皇子与  
意气风发的巾帼将军的

## 倾世之恋

随书附赠  
精美海报

国际文化出版

ISBN 978-7-313-10880-3

中国书店出版社

# 卿本佳人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著

人封本眼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脚本佳人/长着翅膀的大灰狼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11  
ISBN 978-7-5125-0265-9

I. ①卿… II. ①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0338号

## 脚本佳人

作 者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责任编辑 戴 婕  
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  
策划编辑 燕 兮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许 莹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9印张 324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265-9  
定 价 28.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 目录

## 第一章 /7

“当然会啊，”容岩浅浅地笑起来，一双倾倒了上京万千闺中名媛的斜飞凤眼里，闪着莫测难喻的光亮，“因为我要帮他。”

## 第二章 /14

容岩从山间树影里缓步而出，依旧是月白色的衣袍，袖摆等处皆用金线绣着精致而奢华的四爪蟒龙，那样华贵的衣服下摆，缓缓拂过沾着山间晚露的枝叶藤蔓，在这春夜里莫名其妙地有种上京才惯有的奢靡暖意。

## 第三章 /21

这一晚的夜澜山顶，如水般明亮月光之下，尘世一切浮埃纤毫毕现，白衣公子一身绝世风华，微微对他笑着，笃定地说了那句话。这句话，支撑了大夜国历史上最传奇的神武将军王如同流星般短暂而热烈的一生。

## 第四章 /29

良久，只听对面的人温声说道：“出了暗夜谷后我就不是容岩了。以后在路上你和阿松一样，叫我二哥吧。”

## 第五章 /37

早春的清晨日光刚亮，擦着四边屋檐而起，光芒万丈。院子里种了两棵桃树，粉色的花娇娇弱弱地开了一树，有白色的身影从树下翩然而过，剑气所及之处，花瓣纷纷掩面跌下树去，羞答答地扑了他一身。

## 第六章 /44

有人说这世上大概没有他不会的东西，更多人说这世上一定没有不喜爱他的人。他是大夜王朝上至皇帝至尊、下至百姓小凡众口称赞的二皇子殿下——慕容岩。

## 第七章 /51

外间正是繁星满天，他负手身后，举头望去，面上却丝毫没有悦目赏心之意，那双醉了上京万千女儿心的风流桃花眼里，精光毕现，已不见了一丝一毫人前那些的慵懒温柔。

## 第八章 /57

纪家愿为大夜每一寸土地而战，不管战争在朝堂之上意味着什么，面对敌人与侵略，她只有一个字：战！

## 第九章 /63

“是，”陈遇白冷冷地微笑起来，如同冰山之上的雪莲花开，“慕容岩，”他极轻的声音像是天边来的预言，“我更清楚一点：你当不了皇帝。”

## 第十章 /69

“大运女为阴，之前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一枚不符合的大运，原来就是如此这般——舅舅，纪南是女儿身。”

## 第十一章 /76

她没有食言。他牵挂而不能对人言的那个国家的子民，她替他守护了，就像她守护大夜的子民一样。

# 目录

## 第十二章 /83

“母妃为这‘情’字耽误了一生，我绝不步她后尘。舅舅，大夜欠了我母妃的，我一定要替她拿回来——这皇位，我要定了。”慕容岩轻抚着左臂上的厚厚夹板，低而怨怼地发誓。

## 第十三章 /89

“水丞相的孙女儿对纪小将军颇感兴趣。”他托着腮看着她，声音很低，“托我问一句，不知小将军觉得她如何？”

## 第十四章 /96

那人说得很对，这孩子太像他母妃，纵使心中有怨，纵然满身才气，骨子里却终不能幸免是个良善重情的人，这样的人……是主宰不了大夜王朝的。

## 第十五章 /103

纪南正忍俊不禁，忽然那温柔声音叫了她的名字：“纪南，你过来我这里。”

## 第十六章 /110

勇敢的炼石小少女跑远了，风里隐隐的还留有梔子花的淡淡香味。慕容岩眼前浮现出一条两旁栽满了梔子花的路，沿着那条路走到底，就能见到那个无喜无悲、谪仙一般的男人。

## 第十七章 /117

身后慕容岩还站在风里，纪南打记事以来，头一回掉下了眼泪。

## 第十八章 /124

离了纸醉金迷的上京，他虽然还着那身翩翩月白衣，却渐渐已不是上京城里那个永远微笑着的温柔皇子。军中日子简单，人心直率，上京城里他日常惯用的那套，在这里不再被需要，渐渐放下，他终于找回自己。

## 第十九章 /130

从十三岁暗夜谷初识，一晃已将近三个年头了，三年里她长高长大，学会更多技艺，出征打仗，到了那么多地方，见过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但她心里的某一块，始终停留在与他初见的那个年纪，不生不长。

## 第二十章 /136

三千骑最前方，年轻的纪小将军银甲白马，势如闪电，像一把利剑切开最猛烈的风，锋芒毕露。

## 第二十一章 /142

“你想要完成的事，不管是打赢西里，还是救你大哥回去，凡是让你为难、让你难以两全的事情，我都替你完成。”他低头，贴着她额角轻轻蹭了蹭，亲昵而克制，心神俱都激荡，“你只要做你自己。”

## 第二十二章 /148

他以往九分心思算计各种，如今一心一意为她打算。

## 第二十三章 /154

纪南惊讶地看到他缓缓睁开了眼，眼中桃花盛开万千。

## 第二十四章 /160

“你……不必做那么多，”她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声音变得轻而快，“不必做那么多……你早已是我心中独一无二。”



# 目录

## 第二十五章 /166

“长、卿。”她一字一字地念，又问，“谁是长卿？”慕容岩笑了，那笑容因为他苍白的面容与灼亮的眼神而显得格外动人。“是我，”他轻声地说，看着那玉牌的眼神格外柔软，“慕容岩，字长卿。”

## 第二十六章 /172

“小四……”他低头在她鬓角边与脸颊上印下数个吻，热烈而克制。吸着她的香气，聊以慰藉，末了不得不放开时，他用力箍了箍她，在她耳侧哑着声音火热地低笑：“快些长大！”

## 第二十七章 /178

那一瞬，李河越眼前是这鬼刹一般的脸，心里浮现出了小四从小到大所有对他的笑容：天真无邪的、快乐无忧的、英气勃发的、意气昂扬的……

## 第二十八章 /185

衡州城今冬的第一场大雪此时下得正盛，一天一地都被覆盖了哀婉凄忧的白。在这极西之地，一切都尘归之于尘，土归之于土。

## 第二十九章 /191

这一切的热闹里，只有那两人是安静无声的：白衣公子一手揽着粉裙少女的腰，一手侧挡在她前方，正低头对她笑着，而那小小的少女未施粉黛，美得浑然天成，与他脉脉对望着，满脸都是纯真欢喜。爱是无声的。

## 第三十章 /196

他深知有些伤可以温柔慰藉，另一些却永不会痊愈。无以慰藉，他愿陪她一同痛与沉沦。

## 第三十一章 /202

可是不要紧，他已不是多年前眼睁睁看着母妃心伤病逝的少年。当年他护不了他的母妃周全，如今，他绝不会再让他的小四受苦。

## 第三十二章 /207

纪南定在那里半晌，不敢置信一般，半晌她默默地低下了头：她从宫里骑马出来，因此一身轻便骑装，此时那银色软绸缎马裤上，从腿间渐渐濡开少女的第一抹红。那预示着成长的初潮，此时却将镇南王一家三口拍打得俱都喘不上气来。

## 第三十三章 /212

纪南咬着她的唇，恍恍惚惚地笑，“那是连自己都背弃了也要守护的大夜啊……”手里提起随身带着的白虎令，她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二哥，这是命。”

## 第三十四章 /218

如今啊，几十年的光阴在他与她之间如白驹过隙一晃而过，当他又这样皱着眉站在她面前时，她却再也不是误闯他马车的明烈少女。

## 第三十五章 /224

“在你喜欢我以前，我就已经就是这个样子的了。这一辈子我都不会是完整的自己，也一定无法给你完整的小四，所以无论你给我的是怎样的一份爱，我都甘之如饴，并且深以为幸。”

# 目录

## 第三十六章 /230

纪南台上手中的书卷，抬头望着天上皎洁的满月，很温柔地笑了起来。这世上再没有人比他对自己更有心。

## 第三十七章 /236

这万丈红尘里真心难觅，遍地是那爱而不得与身不由己，多难得才能有个人穷其一生，只为你如意。

## 第三十八章 /242

一个是他亲祖母，一个是他父亲，一样的为他“费尽心思”。

## 第三十九章 /248

“那又如何？遇白你向来以无情著名，还不是沦落至此？”慕容岩笑得极漂亮，有种终于得逞的意气，“我在纪南心中只比大夜稍轻，你呢？你的情敌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十六岁小少女。”

## 第四十章 /253

慕容岩连眉毛都被汗水打湿，畅快淋漓地喘着粗气，胸膛起起伏伏，他定定地看着臂弯里半昏迷的人，落下了泪来。

## 第四十一章 /259

用尽全部的自己去爱的人，从来也没奢望她是否同样全心全意。只要她好，只愿她心满意足、一生如意。爱从不曾是你情我愿的，我爱你，就足够。

## 第四十二章 /266

只想着她被欺负了的着急模样有多可爱，一时竟忘了自己身下的，可是堂堂大夜国神武大将军兼白虎门令主哇！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

## 第四十三章 /272

他声音低低的，听得人无端端地觉得心口都疼，“他给我的远不止一个普通父亲所给的，反之，我亦不能要求他如一个普通父亲般，对我与母妃一心一意、无微不至、关怀周到……遇白，是我错了，要他动用全天下陪我任性这一场。”

## 第四十四章 /277

忽然指间销魂蚀骨的一麻，她回头，慕容岩一手托着她挂在自己身上，另一手空出来捏了她的手，根根手指送进口里吮了一遍，她瞪他，却见他双颊泛着潮红，一双名动上京的桃花眼闪着无尽动人的光，正专心致志地望着自己，勾人魂魄一般……

## 第四十五章 /282

慕容天下望着他，缓声道：“若你此番能狠下心舍了纪南与朕，这天下朕拱手相让。可惜朕与你都心知肚明——岩儿，你是个多么心软的人……像极了你那母妃。”

## 第四十六章 /290

这种全世界只有他懂她如何美妙的感觉，让他双手奉上大夜都仍觉不够呢。

## 第四十七章 /297

“那个……”童声有些不自在地开口叫道：“娘！”“嗯？”纪南骑在马上回头，英姿飒爽地笑着。“你……尽管放心地守护大夜去吧！我和爹爹一道守护着你！”



## [第一章]

“当然会啊，”容岩浅浅地笑起来，一双倾倒了上京万千闺中名媛的斜飞凤眼里，闪着莫测难喻的光亮，“因为我要帮他。”

天下奇人有十，七出暗夜谷。

暗夜谷位于夜国境内。相传第一任谷主原为夜国的开国大将，因功高震主而自请辞官，创立暗夜谷，一百多年以来，为夜国培育了不计其数的良材，如今不止夜国的将相名士半数出师于此，武林之中历任盟主掌门更是几乎都曾拜在暗夜门下。

暗夜谷极大，谷内分为七七四十九个门派，术业专攻，各有所长，每门都以上古神兽为徽记。纪南如今腰间坠着的玄铁令牌上就文着一只须发皆张的威武白虎。他的父亲——夜国第一神将、御封威武神勇大将军、镇南王纪霆，在交予这枚令牌时，对时仅八岁的他缓缓道：“侯爵位，是祖上沿袭下来的荣光；将军功勋，是我纪家子孙命里的职责。只有这暗夜令，传承的是我自己这一生的骄傲。纪南，你是我纪霆选定的下一任白虎门主。”

父亲这大半生从不曾夸人，他辅佐先皇与当今圣上两代雄才英主，尽心尽力之外，不曾有过一句佩服赞美，所以他那样的一席话对纪南来说，比纪南的命来得更重。

一别五年，不知家中一切可好。

月下无风，夜澜湖面活似一大块琥珀，静谧绝美，纪南望着湖心那轮满月倒影，心里翻滚着一波又一波的烦躁意绪。

扑通！

一颗小石子飞过，投入湖心，将那月影敲了个碎。

身后茂密低垂的柳树枝不易察觉地动了动。



纪南一皱眉，脚尖勾了枚土块，一转身，往心里早判断好的方位踢去。

一击即中，小小的少年从树枝的暗影里跌落地上，屁股着地，痛得哇哇叫。

如画般沉静美好的夜色被打破，纪南不悦地抬步欲走，那少年却不依不饶，一骨碌地爬起，破口大骂：“臭老虎！暗算小爷！”

纪南并不开口回嘴，甚至连看他一眼都未曾。

“喔喔喔……下个月是今年的‘破夜’了吧？有的人连输五年啦！不知道今年选的什么呀？”少年眉飞色舞地挤兑。他才十二三岁的样子，男子样貌还没有完全长开，小脸生得粉雕玉琢，比谷里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要美。

暗夜门主以令牌为记，代代相传，每一任门主学成出谷时，须与谷主较量一场，文武不限、雅俗均可。赢了的一方可以门主身份出谷，输了来年还可继续，主动放弃的则须将令牌交还门中。

这样的比试每一年都有一场，不仅各门接任的门主会在这一天挑战谷主，其他对谷主手里的门派令牌感兴趣的人也可上前挑战。

每一年比试开始的这一天被称为“破夜”，寓意着能破此夜，前方即是光明无限。

纪南八岁入谷，五年来曾分别以兵法、阵法、机关、演算挑战过现任谷主，无一例外输得奇惨无比。

那少年爱与纪南作对，却总是输，输了就总拿这个话来讽刺取笑。

“还没想好呢，”纪南斜了他一眼，慢慢悠悠道：“不过我猜，要是你的话，一定第一年就能出谷。”

少年闻言不解，歪了歪脑袋，黑葡萄一样的漂亮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你去和谷主比男生女相，谷主一定甘拜下风。”

黑葡萄一样的漂亮眼睛蓦地睁大，然后愤怒地眯起——他最讨厌别人说他男、生、女、相、了！

少年鼓了鼓腮帮子，装出凶狠表情来，同时脚下一点，腾空而起，双腿闪电般剪来，气势惊人。

纪南不慌不忙，随手折了根柳条，手腕狠狠一甩，“刷”地一下，隔着靴子不偏不倚地抽在了少年的脚趾上，只听“哎哟”一声惨叫，少年狼狈落地，抱着脚趾疼得单腿直转圈。

纪南笑，提气欺近，少年慌神了，猴子一样跳上树躲避，却三两招就被逮住。



纪南攀了根柳枝将他捆起，一扬手从树上推了下去。

“哇……”少年吓得尖叫起来，“救命啊！”

临水的柳枝柔韧，系着少年那重物也并不立刻折断，离水面却是更近，一点一点的，吓得那少年屏住呼吸不敢再乱叫。

“现在知道怕了？刚才不还狂得很么？”

“我说的都是实话啊！你是不是连输了五年呐？”

“你……”纪南气恼不已，注了内力在手里的柳条上，柳条顿时笔直，他伸长了，用那尖尖柳芽去挠那少年颈间的痒处，少年被逗得其痒无比，大力挣扎又怕腰间的柳枝会断裂，一时之间憋得涕泪相交而出，狼狈不堪。

“道歉！”

“对、对对、对不起啊哈哈……呜呜对不起……啊啊放开我啊哈哈哈哈哈……”少年发髻下披散着的头发已经浸到了水里，此时正是春寒料峭，夜澜湖水刺骨的寒意从他细嫩的后颈肉中丝丝的钻入，想着落入这冰凉水中的滋味，他忙不迭地软了骨头。

纪南满意，正想收手拉他上来，却只听“咔嚓”一声轻响，困着少年的柳条不知怎么竟断了，水面于是又是一声“扑通”。

“哎——”纪南傻眼，纵身欲跃，却被人从身后拉了一记。身形一滞他往后跌去，踉跄两步才站稳。

只见一袭青影掠过，在水面一点就轻飘飘回到岸上，将水里扑腾的人轻轻巧巧地提了上来。

那人，身穿一袭月白色衣袍，衣带拖沓，繁复华贵，是夜国王公贵族的常服，纪南在家时常常被母亲逮去换上类似的一整套，可他常年习武，因而总嫌弃这衣服拖泥带水，甚为不喜。如今见这人穿在身上，动作之间毫无牵制，反倒那宽袖长袍，衣带飘飘，说不出的清贵潇洒。

容岩，纪南认得他，暗夜谷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认得他。

容岩是今年年初才入谷的，来时手持四十九门别中一向最为神秘的青龙令牌，引起了谷中好一阵的轰动。都说青龙令已经有数十年不见江湖，这气度卓越的年轻公子一定来头不小。

眼下那趴在湖边瑟瑟发抖的落水少年，正是容岩来时随身跟着的小书童，听容岩唤他“阿松”。

阿松撕心裂肺地咳了一阵，痛苦不已的模样，容岩将他抱起来，反在膝盖上一阵拍打，他吐出了几口水来，才悠悠地回过神。

只见容岩淡淡笑着：“你又惹事。”

少年顿时咬牙切齿，推开他一骨碌爬起来，指着纪南咬牙切齿道：“臭老虎！我咒你今年还输！输输输！”

纪南本无意害他落水，心里本还有几分歉疚的，这下脸一沉，威吓：“信不信我再把你踢下水去！”

阿松对他扮了个奇丑的鬼脸，下巴一扬，示意现今一旁有容岩在呢，他有恃无恐，洋洋得意挑衅道：“你敢！”

纪南气的脸色微变，双手窝成了拳，身影刚要动，就听容岩一声清咳：“纪公子——书童年纪尚小，还请小公子不要与他一般见识。”

“不敢！”纪南冷面，“但也还请公子约束好自家下人——在下实在是 不堪其扰。”

阿松一听又来劲了，从容岩身后冒出来又想挑衅，容岩伸手阻了阻，非但没见效，反倒被他“啪”地拍开了袖。

纪南见他们主仆间完全是没大没小不成体统，也懒得再说什么，转身一纵离开。

回到门中，“徒弟”们正在院落前的习武场上排演最新的阵法。

说是徒弟，其实他们中个个年纪都比纪南年长。这其中有夜国以及周边国家的王侯子弟，更多的是武林中的名门之后，由他们的父辈送来暗夜学习，拜入以兵法布阵驰名于世的白虎门，暂时归于纪南辖管。

一旦纪南久攻不下，放弃白虎令出谷，门主很可能就将在他们之中重新选出。

“小四！”李河越兴冲冲地跑过来，赤着的上身因为演练多时而冒着腾腾热气。

李河越年长了纪南五岁，已经是个英姿勃发的成年男子了。纪南站在他边上显得分外瘦弱白净，要不是那两道浓黑剑眉英气十足，要说男生女相，其实他也不遑多让。

“在这里得叫我门主！”纪南皱眉，摆出气势来，压低声音喝斥。他家那三个庶出的异母哥哥与李河越是姨兄弟，自幼来往甚密，他与哥哥们进出操练同行，与



李河越自然熟悉。

“好——门、主！”李河越当真行礼做了个揖，脸上却还笑嘻嘻的，“你去哪儿了？我们已经把阵法练了好几遍都不见你人！来！我同你推敲几处小小不妥！”

“不了。”纪南叹了口气，“有不妥你先改着，练完了告诉我。”

“你怎么又不高兴？”见他眉间暗暗有忧愁之色，李河越将他拉到一边，从腰间搭着的衣服里摸出一枚精致空心铜管，“给！你家里来的信！刚到！”

纪南顿时精神一振，连双眼眸色都亮了好几分，一把夺过铜管捏开，取出里面小束的家书来，就着月光和习武场边火把的光亮，把那小小的纸条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那微垂着头高兴的样子看在李河越眼里，让他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笑了起来。

只是那高兴并不长久，片刻纪南飞扬的神色便黯淡下来，捏着家书，他微抬眼看向夜国的方向，嘴里极轻声地喃了一句：“这次，可一定要通过啊……”

暗夜谷这任的谷主是一个神话。

暗夜四十九门中，标榜天下之事无所不知的白泽门门主曾经计算过：一百多年来，暗夜谷主至今共历四任，一百多场的“破夜”中，接受挑战的总次数浩瀚如同星海。

从前三任谷主手中出得谷去的门主共一千零八人，匀下来，每位谷主在任一年，即有六名门主能从他手里胜出一场。

而现任谷主自十四岁接任，主持暗夜谷距今已有十七年，从他手里出得谷去的门主一共——五人。

前两人分别是白泽与睚眦门主，“胜出后”不约而同，当即拜在谷主足下，乞一生为奴。

第三人是夜国当今国师。

第四人是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神秘紫衣男子，某天私闯入谷，在暗夜谷名动天下的阵法机关中来去自如，取走了一百多年来一直由历任暗夜谷主保管、从未曾有人敢接任门主的朱雀令。

此事已经过去了六年，六年来整个朱雀门的人都在上天入地地找他们的门主，至今毫无消息。

最后那人，则是当今风头无两的武林盟主。

第五人无可寻不提。白泽与睚眦两门主，一知晓前后三百年天下事，一专修

暗杀术睚眦必报，前者成为了谷主的耳目，后者使得朝堂与武林中再无一人敢对暗夜谷稍有不敬。他们二人是怎么得到那门主之位的，纪南了然于胸。

夜国国师与武林盟主纪南没有见过，但家中时有消息来，谷中的武林子弟更是热衷谈论武林盟主的风采神骏，纪南听过太多。那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惊艳绝才啊，连那一朝一野两位顶尖绝才都是险胜，他又要凭什么才能赢过神话一般的谷主呢？

这个已经困扰了纪南五年的问题，随着一年一度“破夜”的临近，越发让他愁得夜不能寐。

早春的水，实在太寒啦！

饶是容岩早已用内力烘干了阿松的湿衣服，小家伙还是不断地打喷嚏。容岩亲手给他熬了草药，他怕苦硬是不肯喝，最后容岩半武力威逼半哄骗劝诱地，捏着鼻子给他硬灌了下去。

裹着三层棉被的漂亮少年坐在床上，耷拉着眉眼，瑟瑟发着抖。

他刚喝了药，嘴里含着去味的清甜果脯，津津有味地咂着，神情却还是极愤慨：“给我等着！我一定要——啊嚏！一定要剥了那只臭老虎的皮！”

轩窗前的书桌旁，容岩正在练字，闻言微微勾起了嘴角：“带你来是开眼界长见识的，怎么整天就知道招猫逗狗。”

“不是猫狗！是一臭一老一虎！”少年拖长了声音，瓮声瓮气的可爱。

“是什么也好，你不要再招惹他了。他是纪大将军的嫡子，回去后总要与咱们见面的吧，到时成何体统？”

“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出来大半年，少年也想家了，听容岩提起，立刻歪了头问。

“不是下个月比试么？比试完了就走。”

“今年吗？！你确定今年走得了吗？”那只臭老虎武功那么厉害，不也五年都没能出去吗？

容岩没回答，似乎正专注于笔端的字。

而那少年问完，立刻自己心里就后悔了，不必要问的——要说在他眼里，当今世上除了远在夜国的那个大疯子不知深浅到底如何外，就属眼前背对着他正自如挥毫的人最厉害了。暗夜谷主也许真的如传言中的文韬武略当世天下第一，但是只要



眼前这人想赢，这世上就不会有他的敌手。

所以他才得了青龙令啊，那个人……一贯最看重的就是他。

〔章二策〕

“嗯，你一定能赢。”阿松托着下巴，肯定地说，转念想到了什么，又眉开眼笑：“不过那只臭老虎大概又赢不了的！哈哈——我们回去了，他可回不去！”

容岩这时刚好临完了一幅字，赏了一番，他回过头来，随意地将笔端在指间，清俊的面容之上，表情似笑非笑，缓缓道：“这一次，他能赢。”

阿松才不信：“怎么会？！”白虎门的专长技能是兵法设阵，两样纪南都已经比过，也都输过了。

“当然会啊，”容岩浅浅地笑起来，一双倾倒了上京万千闺中名媛的斜飞凤眼里，闪着莫测难喻的光亮，“因为我要帮他。”



## 〔第二章〕

容岩从山间树影里缓步而出，依旧是月白色的衣袍，袖摆等处皆用金线绣着精致而奢华的四爪蟒龙，那样华贵的衣服下摆，缓缓拂过沾着山间晚露的枝叶藤蔓，在这春夜里莫名其妙地有种上京才惯有的奢靡暖意。

帮他？

帮那只臭老虎？

帮那只总让他看不顺眼的臭老虎？

帮那只总让他看不顺眼、总欺负他、昨天还把他推下水的臭老虎？

帮那只总让他看不顺眼、总欺负他、昨天还把他推下水、害他喝苦药的臭老虎？

某人扬起恶劣而漂亮的笑容——做、梦、呐！

正是晌午时分，白虎门的人吃过了午饭，眼下都在前边的练武场上排练，热火朝天地鬼吼鬼叫成一片。阿松捂着嘴猫着腰，足尖轻点，悄无声息地从院墙上翻了过去。

一溜烟进了厨房，东翻翻西摸摸，厨下只剩一盘冷掉了的花卷，他啃了一个，味道挺不错——唔，那就别下药了。把剩下几个揣进怀里，他边吃边往外边逛。

从厨房一路摸往内院，每间屋子的窗户纸都被他捅了个洞，挨个看进去，屋子里都是一模一样的急行军标准配备，半点多余摆件都没有，他一间间地搜了过去，到底没能找出那臭老虎是睡的哪个屋。

唔——呀——气死人啦！

少年吞下最后一口花卷，从回廊里蹿出去，当空猛翻了几个跟斗，在无人的院落里动作如闪电般窜来窜去，落脚时也不看，把好好的一个花圃糟蹋得一片狼藉。

早春娇艳的花骨朵被蹂躏，连根拔起，连着根部的花泥一起无辜地被卷至半



空，摔下来花和泥都碎了，零零洒洒将原本整洁的院落弄得一团糟。少年觉得这情景有些有趣了，脚下更加勤快，故意往花圃使坏，不一会儿便把整个花圃都给毁了。谁知那花坛竟然底下并不全是泥！少年不防，用力蹬下去，脚底板被硌得生疼，他龇牙咧嘴地低头仔细看，发现那花泥下是一层挨紧的小花盆，看来花圃里原先的花草都是从这些花盆里长出来的，搬开花盆，底下是一块厚厚的石板。

少年抱着脚趾蹦上去，用力踩跳了好几下，有叩、叩、叩的隐约空响——竟然是空的！

这下他玩兴更浓，立刻蹲在花坛边上，挽了徒手伸去搬，可他使了十成的功力，也没能挪动那块石板分毫。

撇了撇嘴，他从腰间摸出把镶着红色宝石的精致小斧来，划豆腐一样在那石板四周划了一圈，用力一劈，竟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将斧头插进了那块厚石板去！他大叫一声，手上猛地一用力，一下子就把那块又厚又沉的石板给掀了开。

底下果真的有一个密室啊！那只臭老虎仰着头站在里面，正又惊又惧地看着他啊！

哈、哈、哈！！

“别下来！”纪南惊慌失措地叫出声，一拧腰，旋身飞上前来，试图截住大笑着往下来的少年。

可为时晚矣，那磷石果真如同书上记载般，遇光则燃，蓝色的火焰先开始只是小小的一簇，不过一眨眼工夫，就“忽”地燃成了一片。原本只有一颗夜明珠幽幽照着的密室内，顿时蓝光大放，妖异而恐怖。

纪南硬提一口气截住了少年，却被他往下的力道冲击得身形一坠，好在少年也是机警过人，这时已经知道不妙，当即反手抱住纪南，不用多说，两人四足便同时在那石壁上狠狠一蹬，合力逃出生天。

他们才刚刚从石板洞里脱身跳了上来，地底下便传来一声闷闷的巨响，瞬时地动天摇，热浪卷着泥石碎片从那个洞口喷涌出来，轻而易举地便把整个庭院都给毁了。

纪南和少年两人抱团落地，滚了好几圈才狼狈停下。

劫后余生。

外间传来白虎门众人叠乱踏近的脚步声，两人耳里却“嗡嗡”响个不停……

半晌，阿松颤颤地回头去看，只见刚才他撬开的那石板位置，如今地上被炸出





了好大的一个洞，足足有大半个院子，黑黢黢的洞口还冒着白色的烟，像张急欲噬人的可怕大嘴……

“呃……”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罕见地怯怯嗫嚅道：“好……好大一个洞啊……呵呵呵呵……”

他边干笑着，边往后倒退着慢慢爬开。

纪南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那洞，这时却眯了眯眼，果断地向他扑了过去……只见纪南气得连招数武功都已经用不上，双手狠狠掐住那死孩子的脖子，一阵猛摇……

容岩赶来时，就见白虎门一众汉子你看我我看你的，围成了一个圈，都手足无措的样子。

圈的中心，他家男生女相的美貌小书童正被衣衫褴褛的白虎门主骑在身下。一个哭丧着脸扯着嗓子拼命地号叫，另一个愤怒地扭曲着面容挥舞着拳头，两人俱是一头一脸的土，狼狈不堪。

容岩默默叹了口气，分开众人徐徐上前，也不见他是怎么动作的，正愤怒得要拆天毁地的纪南就被他拎了起来，轻轻放到了一边。

阿松身上猛地一轻，斜眼一瞥是救星到，顿时扁着嘴“哇”一声，差点没哭了出来。

容岩把他扶了起来，只见他一身都是土，脸上手上都被飞溅的石子擦破了，血与黑灰混在一起，把那张原本堪称绝色的小脸蛋涂得鬼画符一样。

容岩搭上他手腕，无奈地叹了口气，“伤到哪里了吗？有没有哪处特别疼的？”

“……到处都疼！”少年眼底已经汪了眼泪，他从小调皮捣蛋不假，可身边什么时候都有人护着，哪曾像今天这样当真死里逃生过？

这下见到亲人了，后怕加委屈，差点真的哭出来。

可他吸了吸鼻子，忍住了，又立刻扭脸去看同样一脸黑灰的纪南，怯生生的：“你……没事吧？”

纪南只当他是尘埃浮土，板着脸对着容岩，双目喷火：“容公子！昨天我才嘱咐过你看好你家下人！为何今天他又跑来我们门中了！”

容岩将真气探入少年体内走了个周天，果然并无大碍才放下心来。听纪南那般

